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正傳卷三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金拱閶

春秋正傳卷三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昭公

景王十 十有四年 晉昭四年齊景二十年衛靈七年蔡平二年鄭定二年曹武二十七年 陳惠二年杞平八年宋元四年秦哀 九年楚平王居元年吳夷眛十六年

春意如至自晉

正傳曰書春意如至自晉始終乎罪晉之義也晉拒

其君執其卿於會盟之際不義甚矣故前書其執今

又書其至以深惡之也胡氏曰按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其始執之為之邾莒之供而非有扶弱擊強之義也其終歸之為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而非有不能救蔡為夷執親之悔也然則晉人喜怒皆以利發其勸沮皆以利行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自是而後諸侯不合二十餘年至于召陵

又以賄敗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攜内叛不復振矣利之能敗人國家乃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二月曹伯滕卒

正傳曰書曹伯滕卒志與國之大故也

夏四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義見于前

秋葬曹武公

正傳曰書甍書武公志鄰國之大事也

八月莒子去疾卒

正傳曰書莒子去疾卒志鄰國之大故也來赴故史書之左氏曰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莒大夫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亦公子郊公惡公子鐸亦公子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胡氏曰卒自外錄者也莒人來赴故魯

史書其卒葬自内録者也魯人不往是以闕其塟自
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其塟者何獨於莒則
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疆鄆取郠之
罪於方伯而見執矣爲是怒莒故獨不會其塟也夫
怨不棄義惡不忘親怒不廢禮在桓公時雖與衛戰
而宣公卒則往塟之不以私故絶吉凶慶弔往來施
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若意如者其傲
狠修怨敢施於昭公與莒子及其在晉閒除館西河

則恐懼逃歸如一匹夫何也小人無禮喜怒勇怯不中節皆若是耳茍不遠之其能國乎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正傳曰書莒殺其公子意恢誅亂賊也左氏曰冬十二月蒲餘侯兹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愚謂此公子鐸與蒲餘侯之謀也徒以愛憎之故不顧大義而賊殺公子以擅置立亂人之國其罪惡大矣故春秋

書而誅之

景王十八年 十有五年晉昭五年齊景二十一年衛靈八年蔡平三年鄭定三年曹平公須元年陳惠三年杞平九年宋元五年秦哀十年楚平二年吳夷眛十七年卒

春王正月吳子夷眛卒

正傳曰書吳子夷眛卒志外國之大故也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正傳曰何以書志禮之變也左氏曰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黒之祲非

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公羊曰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愚謂大夫涖事卒於其位則去樂卒事體祖宗不忍之心故曰禮也若如公羊所謂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則非也與卒于祭位者異矣葢非卒于祭位則禮不當以聞矣安得而聞之此不可不辨胡氏曰

左氏曰禘于武宫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有事於宗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而祭可乎按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夫子語之詳矣而無有及大臣者是知祭而去樂不可也有事於宗廟遭大夫之變則以聞可乎按禮衛有太史柳莊寢疾君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祭而以聞不可也禮莫重於當祭大夫有變而不以聞則内得盡其誠敬之心於宗廟外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是兩得之也然則有事於宗

廟大臣涖事齋入而卒於其所則如之何禮雖未之有可以義取也有事於宗廟大臣涖事齋入而卒於其所去樂卒事其可也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視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樂而卒事其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苟以為可則春秋何書乎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正傳曰朝吳蔡忠臣書蔡朝吳出奔鄭譏不能自信

而奔也亦以罪夫奔之者也左氏曰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迺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

也觀此則朝吳之奔以無極之讒使之奔鄭也然亦朝吳明不能遠奸誠不能格物之所致也向使朝吳誠明既立則佞人遠矣下位之言奚為而至哉均之為有罪矣胡氏曰朝吳蔡之忠臣雖不能存蔡而能復蔡其從於棄疾者謂蔡滅而棄疾必能封之也棄疾以其忠於舊君而信之使居舊國可謂知所信也則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寵也無極楚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

明年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為亂可不畏乎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志朝吳出奔而入郢之師兆矣然朝吳身居舊國處危疑之地苟有譖之者則王不能無動也能以忠信自任而杜讒諂之謀則善矣而費無極乃語之曰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也欲為之請以名利累其心而莫之覺不智亦甚矣故特書其出奔以罪吳為後戒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餘義見前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正傳曰書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志非義也左氏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

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

一人以皷子載鞮歸愚謂據此傳則荀吳不納叛不急利誠為善矣然不能推此加諸彼何耶夫征者正有罪也鮮虞無罪而征之尚為能克其類也乎不知無罪而征人之國為非義而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為善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姑徐徐云耳

冬公如晉

正傳曰書公如晉志非所如也左氏曰平丘之會故也愚謂平丘之會見拒於晉而不與盟則辱亦甚矣

而又因是以如晉爲不能自立其國而惴惴乎惟大國之畏無恠乎其自卑賤也已按左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則不惟卑賤又自陷於危辱矣

景王十九年 十有六年晉昭六年辛齊景二十二年衛靈九年蔡平四年鄭定四年曹平二年陳惠四年杞平十年宋元六年秦哀十一年楚平三年吴僚元年

春齊侯伐徐

正傳曰書齊侯伐徐著非義也左氏曰二月丙申齊

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古國名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愚謂昭子之言得春秋之意夫徐無罪而伐之受其賂而與之成可謂非義矣故春秋惡之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正傳曰書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著詐暴之罪也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戎蠻子嘉也在河南新城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夫御戎狄之道誠信而已因其亂誘而殺之無道甚矣以夷殘夷春秋直書而其罪惡著矣公羊以為楚子不名夷狄相誘殺不疾之則非矣夫既不疾之則聖人何所取義以書乎

夏公至自晉

正傳曰書公至自晉始終乎非禮之行也夫書至者凡以謹人君之出入舉而必書而善惡著焉凡書至者有飲至有書勞有反面于廟之禮也其反面于廟則將何詞以告祖考乎故春秋恥之左氏曰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胡氏曰左氏曰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歸者晉人止公其不書諱之也昭公數朝於

晉三至於河而不得入兩得見晉侯又欲討其罪而止旃其困辱亦甚矣在易之困曰困亨者因困窮而致亨也夫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此正憤悱自強之時而夏少康衛文公越勾踐燕昭王四君子者由此其選也今昭公安於危辱無激昂勉勵之志即所謂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不亦悲乎諱而不書深貶之也愚謂只一書如一書至中間隔三時而其事自著矣又何必

謂諱乎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正傳曰書晉侯夷卒志盟主之大故也餘義見前

九月大雩

正傳曰書九月大雩左氏曰旱也而魯大雩之非因

以並見矣餘義見前

季孫意如如晉

正傳曰書意如如晉志非禮也以卿會葬非禮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正傳曰葬者意如會葬葢秋往而冬十月乃至葬也何以書志會葬之禮也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禮也

左氏曰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景王二十有七年 晉頃公去疾元年齊景二十三年衛靈十年蔡平五年鄭定五年曹平三年陳惠五年杞平十一年宋元七年秦哀十二年楚平四年吳僚二年

春小邾子來朝

正傳曰書小邾子來朝志邦交之禮也左氏曰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愚謂諸侯邦交之禮朝聘以時所以通好也況小邾子又能以小事大而賦詩有樂見之誠可謂知禮以保其國矣故春秋善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左氏曰祝史請所用

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

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

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

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

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

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正傳曰書郯子來朝志邦交之禮也以小事大之義也左氏曰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玄鳥燕也以春分秋

分來去氏司分者也伯趙即伯勞也以夏冬二至鳴止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鷩雉也以二立來去入大水化為蜃氏司閉者也祝鳩即鷦鳩性孝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猶信愚謂觀此則郯子能博通古今知歴代建官之義仲尼以為賢者也故書於冊表其賢也不但志邦交之禮以小事大之義而已也禮失求之野豈不信夫

八月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

正傳曰書晉荀吴帥師滅陸渾之戎則聖人襃貶之意並見矣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

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文公之廟愚謂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陸渾之戎本戎狄而從於荆楚晉伐之不失為膺戎狄之義也然有陽不能無陰有王國不能無荒服伐之可也滅之不可也故

春秋書之而襃貶與奪之義並見焉胡氏曰林父之於潞氏士會之於甲氏荀吳之於陸渾戎皆滅之也而林父士會稱師稱人荀吳舉其名氏何哉夷不亂華陸渾之戎密邇王室而縱之雜處則非膺戎狄別內外之義也與闢土服遠以圖強霸則異矣然舉其名氏非襃詞也纔得無貶耳則窮兵於遠虛內事外者可知矣愚謂此不稱大夫而名之類於貶矣胡氏特以其事善故不以為貶耳然則義例之說果能克

其類也乎
冬有星孛于大辰
正傳曰孛即彗星也大辰大火也心星也書有星孛于大辰志天變也為天下志也左氏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皥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胡氏曰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

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載而後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僭亂憑陵上國日敝於兵暴骨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正傳曰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罪交爭也師出無名惟以力相爭此夷狄之道也故春秋書以惡之左氏曰吳伐楚陽匄（楚穆公曾孫）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即公子魴）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乘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

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

之使長鬛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

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人亂吳人大

敗之取餘皇以歸胡氏曰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

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

敵也惟不能去讒賊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

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曰以侵削至雞父之師

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於亡滅吳日益強

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考其所書本末强弱之由其為後世戒明矣

景王二十有八年晉頃二年齊景二十四年衛靈十一年蔡平六年鄭定六年曹平四年陳惠六年杞平十二年宋元八年秦哀十三年楚平五年吳僚三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正傳曰曹伯名須謚平公書曹伯須卒志與國之大故也餘義見前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正傳曰書壬午宋衞陳鄭災志大異也何以爲大異也公羊曰以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左氏曰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衞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衞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

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宫使子寛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太宫使公孫登

從大龜使祝史從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舊宫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胡氏曰左氏鄭災子產臨事而備初裨竈言於子產宋衛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鄭既灾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亦不復火裨竈所言葢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六月邾人入鄅

正傳曰鄅小國姒姓禹之後書邾人入鄅罪詭謀也左氏曰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愚謂觀此則鄅人無可聲之罪而邾人出其不意襲而入之俘其民以及其君無道之甚者也故春秋惡之

秋葬曹平公

正傳曰書葬曹平公志相恤之義也左氏曰葬曹平

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愚謂學也者覺也效也不效而無覺則惑心生而邪惡乘之弒父與君不學之漸也

冬許遷于白羽

正傳曰書許遷于白羽則楚陵蔑中國之罪甚矣左氏曰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説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愚謂先王分封有定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楚十五年復遷邑

許自夷還居葉今又自葉遷白羽其以夷陵夏祀先王之誅矣

景王二十二年十有九年晉頃三年齊景二十五年衛靈十二年蔡平七年鄭定七年曹悼公午元年陳惠七年杞平十三年宋元九年秦哀十四年楚平六年吳僚四年

春宋公伐邾

正傳曰書宋公伐邾著擅興之罪也左氏曰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向戌之子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

亥同盟於蟲愚謂鄅人藉稻邾襲而俘之辱及其君夫人其罪大矣胡氏以為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為聲罪執言之兵是也然邾固有罪宋亦不能無罪焉不以告於天子率方伯連帥以聲罪致討乃擅興動衆又取其邑故史書之聖人竊取之義見矣其不書圍不書取者宋不以報告故爾胡氏以為取其善而釋其罪過矣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正傳曰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罪世子也罪其有致弑之道也左氏曰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穀梁謂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愚謂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弑父與君據左氏所載則太子止但為不嘗藥之故耳而春秋遽以莫大之罪加之者豈聖人

公恕之心哉觀此者必以經而正其傳可也左氏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非也胡氏又以為謹微履霜之義亦非也此皆不過見止之自責哭泣而死不立其位而為此言耳當時必有實事史逸其傳而隱其詞矣故傳謂飲止之藥而卒止亦受之曰我與夫弑者豈無故而受與弑之名邪或者止之比黨速欲止之定位因藥進毒以殺之或太子察之不早而比其匪人又不先嘗藥以杜其邪謀或後稍知

知之未真而隱之皆不能免於與弑之罪矣如漢之霍光豈不亦為忠臣其妻毒許后光為隱其卵謀設使漢有春秋則當書曰霍光弑皇后許氏則光豈敢不受之乎大抵不學無術則愚而陷於弑父之罪不能免於春秋之書而後儒紛紛皆徒以歸於不嘗藥之罪則夫山野愚氓憂親之疾付於庸醫之手而致親死初不知有嘗藥之禮者皆為有弑父之罪矣豈理也哉曰焉知止不實與之同謀乎曰以不立乎其

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粥不粒而死以此知其決不然也

己卯地震

正傳曰書地震志變異也地道尚靜今震而動焉失其常矣失常為變為異故春秋書之以示戒焉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正傳曰書齊高發帥師伐莒志非義之兵也夫非義者必計功謀利者也莒非有可聲之罪非齊徒以其不

事已而伐之是為計功謀利之心非義舉何以為霸主乎左氏曰齊高發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陳無宇之子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即書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絶師鼔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

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正傳曰書葬許悼公志恤隣之大事也其與諸侯會葬可知矣夫與諸侯會塟者必諸侯安之而非實弑矣許止質美而不學不能敬謹以事其親比之匪人以致進藥而不嘗藥進而毒發以殺其親又不追賊以陷於與弑之罪其與實弑者異矣推類至義之盡耳故諸侯安之而與塟也不然賊之未討何以書葬耶胡氏曰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弑君獲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

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有齊肅敬慎之端矣此春秋訓臣子除惡於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景王二十三年 二十年 晉頃四年齊景二十六年衛靈十三年蔡平八年辛鄭定八年曹悼二年陳惠八年杞平十四年宋元十年秦哀十五年楚平七年吳僚五年

春王正月

正傳曰無事亦書時月義見于前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正傳曰會子臧之子鄭子臧之采邑也書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善其奔也盡奔之禮也公孫會得罪而出奔猶待放於其邑也劉敞曰待放也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境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逾境則為位向國而哭素衣裳冠不說人以無罪此去國之禮也會待放于鄸自鄸而出奔宋得臣子惓惓不敢忘君之義可謂得禮矣故春秋善之公羊以為奔未有言自言自畔也為賢子臧之後諱也胡氏從

之穀梁又以為自鄭專乎鄭也皆非矣夫春秋紀事之書就事論事豈得氾賞延于世善善長之義以父祖之賢及其子孫者哉凡此皆義例臆說為之蔽春秋之指所以不明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正傳曰縶衛侯之廢兄也書盜殺衛侯之兄縶誅亂賊也左氏曰衛公孟縶（靈公之兄）狎齊豹（齊惡之子）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縶（之字也）惡北宮喜（即北

宫子貞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宫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門之門外齊

子氏（即齊豹）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門名）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地名）

析朱鉏[臣名]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琴張[孔子弟子]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

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葢不義不犯非禮愚謂按此則為盜者齊豹也殺君之兄不書賊名者衛不以名報也故魯史亦不得而名之使人按跡而求而盜人斯得矣其云盜者為盜賊之事深誅亂賊之罪也若夫宗魯縶之忠臣也以身蔽縶與之俱死死不恤矣其欲為豹盜者何求乎左氏所載非孔子之言矣其不以變告縶者葢不忍負豹之知已好仁而不好學者也與雍糾之婦祭仲之女同其愚

矣左氏以盜歸之胡氏從之過矣是則如酷吏之任法非聖人於有過中求無過之心矣謹録其說于後

○胡氏曰左氏以為齊豹殺之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其書為盜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臣竊以為仲尼書斷此獄罪在宗魯宗魯孟縶之驂乘也於法應書曰盜非求名而不得者也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斬此名而不與者哉

然則齊豹首謀作亂宗魯雖與聞行事又以身死之矣今乃釋豹不誅而歸獄於宗魯不亦頗乎曰豹之不義夫人皆知之也若宗魯欲周事豹而死於公孟蓋未有知其罪也故琴張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弔焉非聖人發其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之罪書於春秋則齊豹所畜養之盜孟縶所見殺之賊其大惡隱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正傳曰書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志亂也左氏曰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皆向戌子楚建即亡太子郳申即郳穆公子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

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而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陳氏曰於是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奔鄭華亥向寧華定奔陳其但書三子何凡奔罪也衆不可勝罪則

罪其甚者入南以叛乞師于楚爲宋患之日久是以甚三子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正傳曰書蔡侯廬卒志隣國之大故也

景王二十四年

二十有一年

晋頃五年齊景二十七年衛靈十四年蔡悼公東國元年鄭定九年曹悼三年陳惠九年杞平十五年宋元十一年秦哀十六年楚平八年吴僚六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正傳曰書葬蔡平公志隣國之大事也而諸侯相恤

之義見矣左氏曰三月楚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嘆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正傳曰書晉侯使士鞅來聘志邦交之禮也而其失可考見矣諸侯邦交有朝聘之禮所以通往來晉之聘魯得禮之正乎按左氏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

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

愚謂晉鞅來聘以修好責小以相攜而魯季孫私惡以妨公失懽於盟主是邦交通好之禮胥失之矣故春秋書之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正傳曰南里宋鄙也書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

宋南里以叛則叛逆之罪見矣左氏曰宋華貴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

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華貙家臣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華貙字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華貙家臣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愚謂三

大夫之叛宋久矣而此復書叛者以始終其叛逆之跡以大其罪也○胡氏曰按左氏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三大夫謀曰亡愈於死先諸乃誘羣公子殺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刼公取太子及其母弟以為質公怒攻之華向奔陳至是入于南里以叛凡書叛有入于戚者而不言衛有入于朝歌者而不言晉有入于蕭者而不言宋此獨言宋南里何也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也若南里則宋國城內

之里名也傳稱華氏居盧門南里以叛而宋城舊鄘及桑林門以守是華氏與宋分國而居矣故其入其出皆以南里繫之宋此深罪叛臣逼脅其君已甚之詞也愚謂言叛則不必問其邑其境而叛逆之罪均矣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之謂乎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左氏曰公問于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

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
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八月乙亥叔輒卒

正傳曰叔輒叔弓之子伯張也書叔輒卒志國卿之
大故也左氏曰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
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正傳曰書蔡侯朱出奔楚罪不能守社稷也左氏曰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隱太子之子平侯廬之弟蔡侯朱之叔父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貳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平侯與公子比弒靈王故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觀此則蔡侯之奔不能修德以鎮乎讒邪為讒邪之所逐皆可見矣

公如晉至河乃復

正傳曰何以書非所如也人君之舉動必惟其時時然後動乃無悔也按左氏公如晉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是昭公不時其動屢見拒於晉可恥之甚者也故春秋書之

春秋正傳卷三十一

春秋正傳卷三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昭公

景王二十五年崩 二十有二年 晉頃六年齊景二十八年衛靈十五年蔡悼二年鄭定十年曹悼四年陳惠十年杞平十六年宋元十二年秦哀十七年楚平九年吳僚七年

春齊侯伐莒

正傳曰齊侯齊景也書齊侯伐莒志矜憤之兵也左氏曰春王三月甲子齊北郭啓齊大夫帥師伐莒莒子

將戰苑羊牧之莒大夫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齊大夫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大惡其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正傳曰書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則宋再逸賊楚重納叛之罪並見矣左氏曰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

蓋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

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刼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于吳楚蠻夷入據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以討之於内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

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縱釋有罪不能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絶而亢不衷奬亂人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閒

正傳曰昌閒魯地何以書胡氏曰昭公之時凡三書蒐或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權臣專行公不與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

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於有莘少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遂霸臨於洛陽袒而發喪為義帝也而漢祖遂王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舞佾歌雍徹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此春秋所書為後戒之意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正傳曰書乙丑天王崩志天下之大變也左氏曰王

子朝（景王庶長子）賓起（子朝傅）有寵于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名摯）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名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

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於單氏愚謂由是觀之則景王不得崩於正寢非以正終矣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正傳曰書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著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景王踰月而葬無天王之禮矣魯公不奔天子之喪而使大夫往會葬失禮不臣之大者也故春秋詳書以並見之

王室亂

正傳曰書王室亂志内變也左氏曰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宫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宫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

還姑發弱驂逆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愚謂王室京師也京師天下之本本亂則天下亂矣故春秋書之聖人憂世之志可見矣公羊以為王室亂言不及外鑿矣○胡氏曰何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為家則以京師為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迪惟有夏乃有室

大競其作鴟鴞詩以遺成王亦曰既取我子無毁我室皆指京師言之也以京師為室王畿為堂諸夏為庭戶四夷為藩籬治外者先自內治遠者先自近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匹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畿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正傳曰劉子名蚠單子名旗以者以之也後倣此穀梁以為稱以者不以者也胡氏為尊不以乎卑非矣

左氏曰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愚按猛太子壽之弟景王之子壽卒宜立而八年未立者王愛庶子朝欲立之未果而崩故諸大臣競欲立君諸王子爭立此王室所以亂然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立猛正也立朝非正也故劉單二公奉之居于皇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志得正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正傳曰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善得正也左氏曰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肹伐皇大敗獲鄩肹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于郊前城人敗陸渾于社胡氏曰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

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不嫌於倒置乎曰君前臣名常禮也禮當其變臣有不名名其君而不嫌者矣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君而稱猛皆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之中此正論也又謂再書劉單之以王詞繁而不殺必有美惡焉劉單專國柄書而未足故再書以著上下外逆為後世戒則過

矣蓋春秋就事論事而美惡見焉二子之翊戴王猛正矣不保其往固仲尼之心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正傳曰書王子猛卒志天下之大變也通鑑王猛爲庶弟子朝所弒左氏曰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子匃猛母弟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籍談軍陰于侯氏荀躒軍侯氏于谿泉賈荀軍谿泉次于社司馬督軍王師軍于氾

于解次於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于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癸酉朔日有食之志天變也

敬王二十有三年晉頃七年齊景二十九年衛靈十六年蔡悼三年鄭定十一年曹悼五年陳惠十一年杞平十七年宋元十三年秦哀十八年楚平十年吳僚八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正傳曰書叔孫舍如晉志邦交之禮也

癸丑叔鞅卒

正傳曰書叔鞅卒志國卿之大故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正傳曰書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失信義也左氏曰

邾人城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邾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

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三大夫）曰道下遇

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

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

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即士景伯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

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

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愚謂觀此傳叔孫畢邾大夫而不與之坐及宣子將以叔孫與邾則去衆與兵而朝以弭其難獻子求貨請冠而皆隨機應之及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始至跡其始末以忠信待人而於顛沛之際畧無自失可謂不辱君命矣晉乃執之於通聘之時可謂無信義之甚者也何以為盟主故春秋書之

晉人圍郊

正傳曰郊周邑子朝在焉據以作亂故敵王之師及晉師圍之獨書晉師者為晉志也書晉人圍郊見勤王之不力也言晉人則大夫也書大夫見晉侯之不親往也晉侯之不親往則非方伯率連帥勤王之義也其忘君無王之罪見矣左氏曰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二師晉師王師不以告故不書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閒庚戌還○胡氏曰按左

氏晉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萁遺樂徵濟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郊子朝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正傳曰書蔡侯東國卒于楚志不得其正也諸侯薨

于正寢正也蔡侯東國為楚人行譖為逐君者所立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朝于楚而卒是始終生死不得其正矣故春秋惡之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正傳曰書莒子庚輿來奔罪自奔也左氏曰莒子庚輿（著丘公弟）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

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由是觀之則庚輿之惡為國人所不容乃自奔也胡氏曰三代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免死道左而出奔於魯幸耳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惡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正傳曰髡胡子名逞沈子名夏齧陳大夫書吳敗六

國之師于雞父著詭譎之兵也書滅書獲甚吴罪也
吴恃其强馮陵中國無故而伐州來六國救之正也
而又以詭詐敗滅二國之君而獲其大夫是干先王
之誅矣故春秋書之深著其罪也公羊亦謂以詐戰
之辟言之是也左氏曰吴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
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吴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
熸吴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
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

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朔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

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愚謂按此則楚雖夷狄六國從之疑於從夷然從之以救州來則所從者正即不可以夷狄之矣楚與六國救之為是則吳敗之滅之獲之為非也皆不足論也春秋就事論事茍是矣豈復較其從夷乎左氏之言皆實録也至於謂書

髠逞滅獲夏譏為君臣之詞則鑿矣公穀胡氏用之豈春秋之本指乎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正傳曰天王敬王匄尹氏周之世卿也公羊謂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是也然而立位一日即為天子何待三年書天王居于狄泉正名分也而亂賊之罪可從而誅矣書尹氏立王子朝誅亂賊也而篡立之罪可從而定矣左氏曰夏四月乙酉單子穆公

取訾(子朝邑)劉子(即伯蚠)取墻人直人(二邑皆屬子朝)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尹文公名)誘劉佗(劉蚠族敬王黨)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愚謂此本傳也正天子之名分誅世卿之簒立春秋撥

亂反正之情見矣穀梁為立者不宜立之說胡氏因之義例之說行以其小者害其大而春秋之指亡矣

八月乙未地震

正傳曰書地震志異也地道主静而震焉則異矣故書之以為戒左氏曰八月丁酉南宫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入于王城謂之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居于狄泉謂之東王）必大克杜氏曰經書地震魯地也南宫極

為屋所壓而死周地亦震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正傳曰書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志非所如也左氏曰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公羊曰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愚謂昭公忘前日之恥非有會同之禮徒以叔孫之故輕身如晉是失禮而近恥辱矣雖至河有疾乃復何足以殺恥乎猶曰無疾則至矣見止矣不得入矣乃所以深恥之也○胡氏曰昭

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為善為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之時也而安於屈辱其處微弱無憤恥自強之心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敬王二十有四年晋頃八年齊景三十年衛靈十七年蔡昭公申元年鄭定十二年曹悼六年陳惠十二年杞平十八年卒宋元十四年秦哀十九年楚平十一年吴僚九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正傳曰書仲孫貜卒志國卿之大故也

叔孫舍至自晋

正傳曰書叔孫舍至自晋重其至也賢叔孫也左氏曰晋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

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左氏以書婼至為尊晉非也晉無信義於聘而執其使不足為盟主矣何足尊乎故愚以為書之者賢叔孫而重其至也○胡氏曰大夫執而至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稍有動心忍性強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豈其死

於乾侯觀意如之稽顙於昭子叔孫之以逐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異志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舍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卒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愚謂胡氏所論是也其云書姓氏書日以賢之者非也但書其事則竊取之義在賢之矣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正傳曰書日有食之志天變也左氏曰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愚謂或以為水或以為旱水旱之相去遠矣二子皆臆説也夫日者太陽之精日食則陽氣不足故虧而見食人君法之宜益修剛德以弭之此聖人立教之義也若謂其災祥有其事應乃瞽史之言非聖人之意也

秋八月大雩

正傳曰書八月大雩志非禮也餘義見前

丁酉杞伯郁釐卒

正傳曰書杞伯郁釐卒志小國之大故也餘見于前

冬吳滅巢

正傳曰書吳滅巢志貪暴之兵也左氏曰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

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胡氏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内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

之大罪外取滅皆書明見取滅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為首

葬杞平公

正傳曰書葬杞平公著諸侯會葬相恤之義也

敬王三年　二十有五年　晉頃九年齊景三十一年衛靈十八年蔡昭二年鄭定十三年曹悼七年陳惠十三年杞悼公成元年宋元十五年卒秦哀二十年楚平十二年吳僚十年

春叔孫舍如宋

正傳曰書叔孫舍如宋志聘禮也左氏曰春叔孫婼

聘于宋桐門右師樂大心見之語卑宋而賤司城氏樂氏大家昭子即叔孫婼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宫逸詩名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祈佐退而告人曰今玆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黄父
正傳曰黄父即黒壤晉地書會于黄父善之也善其
謀王室也左氏曰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
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
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
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

乃不可乎右師即樂大心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胡氏曰按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于諸侯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寵單旗劉蚠之屢敗敬王初立子朝之衆召伯奂南宫嚚甘桓公之黨疑若多助之在朝

也然會於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是知邪不勝正久矣猶有寵愛庶孽配適奪正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效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亦何美之有免於譏貶足矣此春秋以正待人之體也後世以濫賞報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亦受而不辭失此義矣愚謂此書會于黃父則聖人竊取與之之

義見矣何必美詞乎

有鸜鴿來巣

正傳曰書鸜鴿來巣志異也左氏曰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鸜之鴿之公出辱之鸜鴿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鴿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鴿之巣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鴿鸜鴿往歌來哭童謡有是今鸜鴿來巣其將及乎胡氏曰傳曰鸜鴿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

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隂居陽位臣逐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反常為異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有國之祥也愚謂左氏胡氏所言徵應未可知然而反常之異魯國之君臣亦可以警戒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正傳曰何以書七月大雩又雩左氏曰書再雩旱甚

也胡氏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禦災之非道而區區於禱祠之末也昭公之時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聽於祖已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蘊隆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

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省而求於禱祠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正傳曰孫猶避也次于陽州待齊也何以書譏之也著魯不君不臣之罪也昭公不能自立以收政權而使政移於大夫至於惡極勢大然後謀以去之反為其黨所逐播遷於外而宗社不守是君不君而臣不

臣也春秋書之其罪並見矣左氏曰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季氏族與公鳥公亥兄平子庶叔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魯大夫之妻曰公若即公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

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于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皆公子）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

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名羈)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平子族黨)于門

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

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胡氏曰內出奔稱孫隱也次于陽州待齊命也以君伐臣曷為不勝魯自東

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政禄去公室政在季
氏於此君已四公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
其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
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門
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慭奔魯之羣臣亦無敢忠於
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在易屯之六五曰
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
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

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正傳曰書齊侯唁公于野井志恤難之禮也諸侯失國則諸侯弔之禮也穀梁子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左氏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

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

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内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内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公羊曰唁公者何昭公將弑當作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

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

以祖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

以韋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胡氏曰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喪齊歸無戚容而不顧娶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

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亦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正傳曰書叔孫舍卒志國卿之大故也善其死也死於忠也左氏曰昭子即叔孫舍自闞歸見平子即意如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

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愚謂按此則舍蓋忠於公室者也責意如之逐君成名以辱其子孫及聞意如欲改而事君而適齊以周旋納公及歸見意如異志乃齊於寢祈死

乃死非所謂死得其所者耶春秋書之而竊取之義自見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正傳曰曲棘宋地書宋公佐卒于曲棘善其卒也善其卒於恤患也左氏曰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元公父)服而相之旦名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

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愚謂此實傳也魯昭公為强臣意如所逐奔齊齊侯但唁之而已未聞有諸侯告方伯連帥而討意如之罪以復昭公者宋元公獨能為昭公之故以如晉首倡大義以恤難定亂其過人遠矣不幸志不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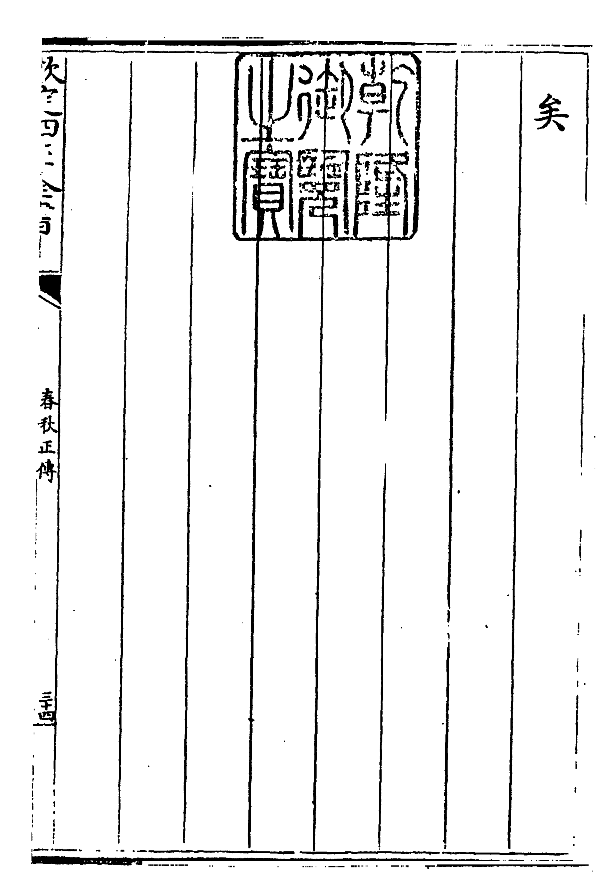
而卒於道路而其義氣已足以風天下也春秋書以善之○胡氏曰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元公告欒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比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故雖卒於封內而特書其地以别之也愚謂謂特書其地以别之者非也

卒于曲棘自是實事書之者憫其志未就而卒于道路也然則死于善與正寢一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正傳曰鄆魯邑書齊侯取鄆志善取也猶不能無憾焉公羊曰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愚謂春秋凡取皆不善也魯昭公為季氏所逐奔于齊齊侯為公取鄆以居公故春秋猶在所取也然而齊侯不能倡大義討亂臣復昭公之國而徒取鄆以居之則亦末矣此

聖人所以不能無憾也已○胡氏曰直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于魯未絶而季氏逐君為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絶於魯而逐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渝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亂臣各渝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深切著明



矣

春秋正傳卷三十二